全梁文/卷四十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四十三

任昉（三）

卷四十三

任昉〈三〉

任昉〈三〉

奏请郊庙备六代乐

据魏王肃议，《周礼》，宾客皆作备乐，况天地宗庙，事之大者。周官以下，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，致鬼神以和邦国。请依王肃祀祭郊庙备六代乐。〈《通典》一百四十七，太常任昉奏。〉

奏弹曹景宗

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，臣闻将军死绥，咫步无却，顾望避敌，逗桡有刑。至乃赵母深识，乞不为坐，魏主著令，抵罪已轻，是知败军之将，身死家戮，爰自古昔，明罚斯在。臣昉顿首顿首死罪死罪。窃寻獯猃侵轶，暂扰疆陲，王师薄伐，所向风靡，是以淮徐献捷，河兖凯归，东关无一战之劳，途中罕千金之费，而司部悬隔，斜临寇境，故使狡虏凭陵，淹移岁月；故司州刺史蔡道恭，率厉义勇，奋不顾命，全城守死，自冬徂秋，犹有转战无穷，亟摧丑虏，方之居延，则陵降而恭守，比之疏勒，则耿存而蔡亡，若使郢部救兵，微接声援，则单于之首，久悬北阙，岂直受降可筑，涉安启土而已哉？实由郢州刺史臣景宗，受命致讨，不时言迈，故使　胃结蚁聚，水草有依，方复按甲盘桓，缓救资敌，遂令孤城穷守，力屈凶威，虽然，犹应固守三关，更谋进取，而退师延

颈，自贻亏衄，疆埸侵骇，职是之由，不有严刑，诛赏安置，景宗即主。臣谨案使持节、都督郢司二州诸军事、左将军郢州刺史湘西县开国侯臣景宗，擢自行间，遘兹多幸，指踪非拟，获兽何勤，赏茂通侯，荣高列将，负担裁弛，钟鼎遽列，和戎莫效，二八已陈，自顶至踵，功归造化，润草涂原，岂获自已，且道恭云逝，城守累旬，景宗之存，一朝弃甲，生曹死蔡，优劣若是，惟此人斯，有腼面目。昔汉光命将，坐知千里，魏武置法，案以从事，故能出必以律，锱铢无爽。伏惟圣武英挺，略不出世，料敌制变，万里无差，奉而行之，实弘庙算，惟此庸固，理绝言提。自逆胡纵逸，久患诸夏，圣朝乃顾，将一车书，愍彼司氓，致辱非所，早朝永叹，载怀矜恻，致兹亏丧，何所逃罪，宜正刑书，肃明典宪，臣谨以劾，请以见事免景宗所居官，下太常削爵土，收付廷尉法狱治罪。其军佐职僚，备裨将帅，纟圭诸应及咎者，别摄治书侍御史随违续奏，臣谨奉白简以闻云云。〈《文选》。〉

奏弹刘整

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，臣闻马援奉嫂，不冠不入，汜毓字孤，家无常子，是以义士节夫，闻之有立，千载美谈，斯为称首。臣昉顿首顿首、死罪死罪。谨案齐故西阳内史刘寅妻范诣台诉，列称出适刘氏，二十许年，刘氏丧亡，抚养孤弱。叔郎整常欲伤害，侵夺分前奴教子当伯，并已入众，又以钱婢姊妹弟温，仍留奴自使，伯又夺寅息逡婢绿草，私货得钱，并不分逡，寅第二庶息师利，去岁十月往整田上，经十二日，整便责范米六斗哺食，米未展送，忽至户前，隔箔攘拳大骂，突进房中，屏风上取车帷准米去，二月九日夜，婢采音偷车栏夹杖龙牵，范问失物之意，整便打息逡，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，来至范屋中，高声大骂，婢采音举手查范臂，求摄检如诉状，辄摄整亡父书使奴海蛤到台辩问，列称整亡父兴道，先为零陵郡，得奴婢四人，分财，以奴教子乞大息寅，亡寅後，第二弟整仍夺教子，云应入众，整便留自使，婢姊及弟各准钱五千文，不分逡，其奴当伯，先是众奴，整兄弟未分财之前，整兄寅以当伯贴钱七千，共众作田，寅罢西阳郡还，虽未别火食，寅以私钱七千赎当伯，仍使上广州去，後寅丧亡，整兄弟後分奴婢，唯馀婢绿草入众，整复云寅未分财赎当伯，又应属众，整意贪得当伯，推绿草与逡，整规当伯还，拟欲自取，当伯遂经七年不返，整疑已死亡不回，更夺取婢缘草，货得钱七千，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钱，又不分逡，寅妻范云，当伯是亡夫私赎，应属息逡，当伯天监二年六月从广州还至，整复夺取，云应充众，准顾借上广州四年夫直，今在整处使，进责整婢采音，刘整兄寅第二息师利，去年十月十二日，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，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，范未得还，整怒，仍自进范所，往屏风上取车帷为质，范送米六斗，整即纳受，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车栏子夹杖龙牵等，范及息逡，道是采音所偷，整闻声

仍打逡，范唤问何意打我儿，整母子尔时便同出中庭，隔箔与范相骂，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，于时在整母子左右，整语采音，其道汝偷车校具，汝何不进里骂之，既进，争口，举手误查范臂，车栏夹杖龙牵，实非采音所偷，进责寅妻范奴苟奴，列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车栏夹杖龙牵，疑是整婢采音所偷，苟奴与郎逡往津阳门籴米，遇见采音，在津阳门卖车烂龙牵，苟奴登时欲捉取，逡语苟奴，已尔，不须复取，苟奴隐僻，少时，伺视人买龙牵，售五千钱，苟奴仍随逡归宅，不见度钱，并如采音苟奴等列状，粗与范诉相应，重核当伯教子，列孃被夺，今在整处使，悉与海蛤列不异，以事诉法，令史潘僧尚议，整若辄略兄子逡分前婢货卖，及奴教子等私使，若无官令，辄收付近狱测治，诸所连逮纟圭应洗之源，委之狱官，悉以法制从事，如法所称，整即主。臣谨案新除中军参军臣刘整，闾阎闟茸，名教所绝，直以前代外戚，仕因纨袴，恶积衅稔，亲旧侧目，理绝通问，而妄肆丑辞，终夕不寐，而谬加大杖，薛包分财，取其老弱，高凤自秽，争讼寡嫂，未见孟尝之深心，唯学攵文通之伪迹，昔人睦亲，衣无常主，整之抚侄，食有故人，何其不能折契锺庾，而袒帷交质？人之无情，一何至此！实教义所不容，绅冕所共弃。臣等参议，请以见事免整所除官，辄勒外收付廷尉法狱治罪，诸所连逮应洗之源，委之狱官，悉以法制从事。婢采音不款偷车龙牵，请付狱测实。其宗长及地界职司，初无纠举，及诸连逮请不足申尽，臣昉云云，诚惶诚恐以闻。〈《文选》。〉

奏弹萧颖达

臣闻贫观所取，穷视下为，在於布衣穷居，介然之行，尚可以激贪厉俗，惇此薄夫；况乎伐冰之家，争鸡豚之利，衣绣之士，受贾人之服？风闻征虏将军臣萧颖达启乞鱼军税，辄摄颖达宅督彭难当到台辨问，列称寻生鱼典税，先本是邓僧琰启乞，限讫今年五月十四日，主人颖达，于时谓非新立，仍启乞接代僧琰，即蒙降许登税，与史法论一年收直五十万，知其列状，则与风闻符同，颖达即主。臣谨案征虏将军、太子左卫率、作唐县开国侯臣颖达，备位大臣，预闻执宪，私谒亟陈，至公寂寞，屠中之志，异乎鲍肆之求，鱼飧之资，不俟潜有之数，遂复申兹文二，追彼十一，风体若兹，准绳斯在。陛下弘惜勋良，每为曲法；臣当官执宪，敢不直绳。臣等参议，请以见事免颖达所居官，以侯还第。〈《梁书·萧颖达传》。〉

奏弹范缜

臣闻息夫历诋，汉有正刑，白褒一奏，晋以明罚；况乎附下讪上，毁誉自口者哉？风闻尚书左丞臣范缜，自晋安还，语人云，我不诣馀人，惟诣王亮。不饷馀人，惟饷王

亮，辄收缜白从左右万休到台辨问，与风闻符同。又今月十日，御饯梁州刺史臣珍国，宴私既洽，群臣并已谒退，时诏留侍中臣昂等十人，访以政道，缜不答所问，而横议沸腾，遂贬裁司徒臣胍，褒举庶人王亮。臣於时预奉恩留，肩随并立，耳目所接，差非风闻。窃寻王有游豫，亲御轩陛，义深推毂，情均湛露，酒阑宴罢，当扆正立，记事在前，记言在後，轸早朝之念，深求瘼之情；而缜言不逊，妄陈褒贬，伤济济之风，缺侧席之望，不有严裁，宪准将颓，缜即主。臣谨案尚书左丞臣范缜，衣冠绪馀，言行舛驳，夸谐里落，喧诟周行，曲学谀闻，未知去代，弄口鸣舌，祗足饰非；乃者义师近次，缜丁罹艰棘，曾不呼门，墨縗景附，颇同先觉，实奉龙颜，而今党协叠馀，翻为予矛楯，人而无恒，成兹奸詖。日者饮至策勋，功微赏厚，出守名邦，入司管辖，苞篚罔遗，而假称折辕，衣裙所弊，谗激失所，许与疵废，廷辱民宗，自居枢宪，纠奏寂寞，顾望纵容，无至公之议，恶直丑正，有私讦之谈，宜置之徽纟 墨，肃正国典。臣等参议，请以见事免缜所居官，辄勒外收付廷尉法狱治罪，应诸连逮，委之狱官，以法制从事。缜位应黄纸，臣辄奉白简。〈《梁书·王亮传》。〉

朝堂讳榜议

摭取证明之文，亻间之即情惟允直，班讳之典，爰自汉世，降及有晋，历代无爽，今之讳榜，兼明义训，邦之字国，实为前事之徵，名讳之重，情敬斯极，故悬诸朝堂，缙绅所聚，将使起伏晨昏，不违耳目，禁避之道，昭然易从，此乃敬恭之深旨，何情典之或废？尊称霍氏，理例乖方，居下以名，故以不名为重，在上必讳，故以班讳为尊，因心则理无不安，即事则习行已久，谓宜式遵，无所创革。〈《南齐书·王慈传》，永明中，仪曹郎任昉议。〉

齐明帝谥议

穷神之迹，无继於成名，教思所宗，言归於有称。是以则天为大，义尽於翼善，武功受命，理贯於斯文。伏惟功高五让，道冠三极，爰敬始於扬名，孝飧终乎严配，寥廓大度，诞君人之符，闺庭小节，应轨物之训，历试允谐，纳揆时序，贻厥之寄，义均负图，榱栋惟新，压焉将及。於是承制宣德，定策公卿，登嗣后於西锺，反独夫於侯服。既而主幼时艰，仍离屯蹇，应当璧之祥，注息肩之愿，立德以长，绍开中兴，拟度天行，取则乾健，日昃罢朝，幽枉必达，官曹寂寞，圄犴空虚，虎门肆义，大足协律，岩廊有缙绅之谈，乡塾无横议之士，既富而教，弘此孝治，遂使家无荡子，野有栖亩，置天下於掌握，览八荒於户牖，宠微金穴之家，恩绝椒风之馆，天应民和，祥符总暨，故能上

变云物，下漏深泉。若乃青丘丹陵之国，黄银紫玉之瑞，幽符远萃，询德报功，方将驰道日观，清宫鸣泽，为而不恃，高揖成功，百川所以朝宗，参辰於焉取正，岂所谓中衢均奠，悬衡共轨者欤！〈《艺文类聚》十四。〉

到大司马记室笺

记室参军事任昉死罪死罪。伏承以今月令辰，肃膺典策，德显功高，光副四海，含生之伦，庇身有地。况昉受教君子，将二十年，咳唾为恩，眄睐成饰，小人怀惠，顾知死所，昔承嘉宴，属有绪言，提挈之旨，形乎善谑，岂谓多幸，斯言不渝，虽情谬先觉，而迹沦骄饵，汤沐具而非吊，大厦构而相贺。明公道冠二仪，勋超遂古，将使伊周奉辔，桓文扶毂，神功无纪，作物何称？府朝初建，俊贤翘首，惟此鱼目，唐突　璠，顾已循涯，实知尘忝，千载一逢，再造难答，虽则殒越，且知非报，不胜荷戴屏营之情，谨诣厅奉白昉谢闻，昉死罪死罪。〈《文选》，梁书任昉传》。〉

为府僚劝进梁公笺

伏承嘉命显至伫策，明公逡巡盛礼，斯实谦尊之旨，末穷远大之致，何者？嗣君弃常，自绝宗社，国命民生，翦为仇雠，折栋崩榱，压焉自及，卿士怀脯斫之痛，黔首惧比屋之诛。明公亮格天之功，拯水火之切，再躔日月，重缀参辰，反龟玉於涂泥，济斯民於爨岸，使夫匹妇童儿，羞言伊吕，乡校里塾，耻谈五霸；而位卑乎阿衡，地狭於曲阜，庆赏之道，尚其未洽。夫大宝公器，非要非距，至公至平，当任谁让。明公宜祗奉天人，允膺大礼，无使後予之歌，同彼胥怨，兼济之仁，翻为独善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上，又见《艺文类聚》十四，以为任昉作。〉

又笺

近以朝命蕴策，冒奏丹诚，奉被还命。〈《梁书》《南史》《艺文类聚》作令。〉未蒙虚受，缙绅顒顒，深所未达。盖闻受金於府，通人之弘致，高蹈海隅，匹夫之小节，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为疑，增玉璜而太公不以为让；况世哲继轨，先德在民，经纶草昧，叹深微管，加以朱方之役，荆河是依，班师振旅，大造王室，虽复累茧救宋，重胝存楚，居今观古，曾何足云。而惑甚盗锺，功疑不赏，皇天后土，不胜其酷，是以玉马骏奔，表微子之去，金版出地，告龙逢之怨。〈《梁书》《南史》作冤。〉明公据鞍辍哭，厉三军之志，独居掩涕，激义士之心，故能使海若登祗，罄图效祉，山戎孤竹，束

马景从，伐罪吊民，一匡靖乱，匪叨天功，实勤濡足。且明公本自诸生，取乐名教，道风素论，坐镇雅俗，不习孙吴，遘兹神武，驱尽诛之氓，济必封之俗，龟玉不毁，谁之功欤？独为君子，将使伊周何地？某等不达通变，实有愚诚，不任悾款，悉〈《艺文类聚》作棘。〉心重谒。伏愿时〈《艺文类聚》作特。〉膺典册，式副民望。〈《文选》，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上，《南史》六，《艺文类聚》十四。〉

为王金紫谢齐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启

臣闻化澄上业，划缨垂典，教清中世，艾服惩刑。自礼失宗周，俗反炎汉，张冯导其迹，贾杜浚其流，仲舒之得情，孔子之博约，故以义该往哲，尽美前王；而年世浸远，篇牍讹误，朽编落简，见诬前淑，侮文擅议，取弊後昆，立不倚衡，遂均鸿毛之殒，伤足居忧，忘贻发肤之痛，岂所以临河永叹，合育最灵者也？伏惟陛下施博天地，泽深禹汤，温舒之策，优游虚授，卫展之议，宁失弗经，削秋荼之法，解凝脂之网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四。〉

奉答敕示七夕诗启

臣昉启，奉敕，并赐示七夕五韵。窃惟帝迹多绪，俯同不一，顓情风什，希世罕工，虽汉在四世，魏称三祖，宁足以继想南风，克谐调露？性与天道，事绝称言，岂其多幸，亲逢旦暮。臣早奉龙潜，与贾马而入室，晚属天飞，比严徐而待诏，惟君知臣，见於讷言之旨，取求不疵，表於辩才之戏，谨辄牵率庸陋，式训天奖，拙速虽效，蚩鄙已彰，临启惭恧，罔识所置。谨启。〈《文选》。〉

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

臣彬启，伏见诏书并郑义泰宣敕，当赐修理臣亡高祖晋故骠骑大将军建兴忠贞公壶坟茔，臣门绪不昌，天道所昧，忠遘身危，孝积家祸，名教同悲，隐沦惆怅，而年世贸迁，孤裔沦塞，遂使碑表芜灭，丘树荒毁，狐兔成穴，童牧哀歌，感慨自哀，日月缠迫。陛下弘宣教义，非求效於方今，壶馀烈不泯，固陈力於异世，但加等之渥，近阙於晋典，樵苏之刑，远流於皇代，臣亦何人，敢谢斯幸，不任悲荷之至，谨奉启事以闻，谨启。〈《文选》。〉

启萧太傅固辞夺礼

昉启，近启归诉，庶谅穷款，奉被还旨，未垂哀察，悼心失图，泣血待旦。君於品庶，示均鎔造，干禄祈荣，更为自拔，亏教废礼，岂关视听，所不忍言，具陈兹启。昉往从末宦，禄不代耕，饥寒无甘旨之资，限役废晨昏之半，膝下之欢，已同过隙，几筵之慕，几何可凭？且奠酹不亲，如在安寄，晨暮寂寥，阗若无主，所守既无别理，穷咽岂及多喻。明公功格区宇，感通有涂，若霈然降灵，赐寝严命，是知孝治所被，爰至无心，锡类所及，匪徒教义，不任崩迫之情，谨奉启事陈闻。谨启。〈《文选》。〉

求为刘　立馆启

昔在魏中，爰及晋始，书贵虚玄，人悦陶纵，瑚琏废泗上之容，樽俎恣林下之适，春干秋羽，委旷而弗陈，西序东胶，寂寥而谁仰，所以金鸡忘晓，玉羊失驭，神器毁於獯戎，宝历迁於干越，岂不悲欤？刘献澡身浴德，修行明经，贱珪璧於光阴，竟松筠於岁晚，贫不陨获其心，穷不二三其操，而困无居止，浮寓亲游，垣栋倾钻，窒衢垫侧，有朋自远，无用栖凭，皆负笈担簦，栉风沐露，瓒之器学，无谢前修，辄欲与之周旋，开馆招屈；臣第西偏，官有闲地，北拒晋山，南望通邑，虽曰人境，实少浮喧，广轮裁盈数亩，布以施立黉塾，簿艺桑麻，粗创茨宇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三十八。〉

与江革书

此段雍府，妙选英才，文房之职，总卿昆季，可谓驭二龙於长途，骋骐骥於千里。〈《梁书江革传》。〉

与沈约书

范仆射遂不救疾，范侯淳孝睦友，在家必闻，直道正色，立朝斯著，一金之俸，必篇亲伦，锺庾之秩，散之故旧，佐命兴王，心力俱尽，谋猷忠允，谅诚匪躬，破产而字死友之孤，开门而延故人之殡，则惟其常，无得而称矣。器用车马，无改平生之凭，素论款对，不易布素之交，若斯人者，岂云易遇？昉将莅此邦，务在遄速，虽解驾流连，再贻款顾，将乖之际，不忍告别，无益离悲，祗增今怅，永念平生，忽焉畴曩。〈《文选》，任昉《哭范仆射诗》注引《刘璠《梁典》作永念生平，忽为畴昔〉追寻笑绪，皆成悲端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三十四。〉

吊乐永世书

永世孝友之至，发自天真，皎洁之操，曾非矫饰，意有所固，白刃不移，理有所托，淄渑自辨，馀息惟存，视阴无几，终始之托，方寄祁侯。岂谓乐生，反先朝露，以理遣滞，鄙识未晓，以事寻悲，哀楚交至，宿草易滋，伤恨不灭，松櫝可拱，悲绪无穷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三十四。〉

为昭明太子答何胤书

得书，知便远追疏董，超然高蹈，虽朝旨殷勤，而轻棹已远，供饯莫申，瞻言增慨，善保嘉猷，比致音息，怀人望古，潸然久之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三十七〉

为庾杲之与刘居士虬书

自别荆南，迄将二纪，杲之牵滞形有，推迁物役，丈人没志外身，超然独善，虽心路咫尺，而事阻山河，悠悠白云，依然有道，金凉伫运，想恒纳宜，冲明在襟，履候无爽，体道为用，蹈理则和。杲之牵缀疲朽，愧心已多，访德则山林窅然，观道则风云自远，岁暮之期，指涂衡岳，神虚气懋，无待怡和，江湖相望，安事行李。司徒竟陵王，懋於神者，言象所绝，接乎士者，遐迹所宗，锺石非礼乐之本，缨褐岂朝野之谓，想暗投之怀，不以形体为阻，一日通籍梁邸，亲奉话言，梦想清尘，为岁已积，以丈人非羔雁所荣，故息蒲币之典，胜寄冥运，谅有风期之迟。君王卜居郊郭，萦带川阜，显不绚功，晦不标迹，从容乎人野之间，以穷二者之致，且弘护为心，广孚真俗，思闻系表，共剖众心，妙域筵山河，虚馆带川涘，实望贲然，少酬侧迟。昔东平乐善，旌君大於东阁，今王爱素，致吾子於西山，岂不盛欤！百龄飘骤，凝滞自物，千载一朝，为仁由己。且凌雪戒涂，非灭迹之郊，鸿锺在御，岂销声之道，己标异人之迹，故有同物之劳。夫山水无情，应之以会，爱闲在我，触目萧条，衡岳何亲？锺岭何薄？想弘思有在，不俟繁言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三十七。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